



冊府元龜

七百五十八之六十

三百廿八

漢書門類		五三四五	函號	二七	架	三〇〇	冊
------	--	------	----	----	---	-----	---

漢書門類		五三四五	冊	三〇〇	函	三五	架
------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28)
		函號	365	6



冊府元龜

卷之三百五十八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八

忠

書曰爲下克忠傳曰忠爲令德蓋士之策名從官委質事君無貳爾心不爲義攻時危而節見累至而行明周旋夷險秉操彌厲遭值事變守死無改是皆忠之屬也中代而下曷嘗無其人哉至乃勤身翼衛盡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三百五十八

規縫闕誠心內著謹力兼茂義形於顛沛志烈於屯
難去就之際確然不渝兇醜之會毅然有守垂讜言
於將沒全大節而隕命其或卑處網佐退居士伍亦
乃拳拳勗勉存心王室雖在疎畝猶不忘君斯可以
為純臣矣

漢周繆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嘗為參乘高祖

戰有利不利終亾離上心帝以繆為信武侯

以其忠信故加

此帝欲自擊陳豨繆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

今上嘗自行是亾人可使者乎帝以為愛我賜入便

門不趨封繆為鄆城侯

梅福為南昌尉

豫章之縣

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

變事

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

求假輶傳

小車之傳也

詣行在

所條對憲政

條對者一一條錄而對之

龔勝字君實楚人徵光祿大夫稱疾乞骸骨哀帝賜

策歸老於鄉里王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

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復遣使者即拜勝

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

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

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罷太守縣長吏三

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

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

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諠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後漢王豐爲光武突騎光武追尤來等賊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反短兵接帝自投高岸遇急下馬授帝帝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

趙憙素與鄧奉善後奉反於南陽憙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憙與奉合謀光武以爲疑及奉反帝得

憲書乃驚曰趙憲真長者也卽徵憲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憲位至太傅錄尚書事

劉翊潁川人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椽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及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

何顒字伯求辟司空府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爲長史託病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顒以它事爲卓所繫憂憤而卒

張溫字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

田豐爲侍御史棄官歸家時袁紹起義兵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艱志存拯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

陳珪爲沛相時呂布在下邳袁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布許之時布在徐州許以女嫁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

議告布并求迎婦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楊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泰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以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途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



於市珪欲使子登詣曹公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
 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后布為曹
 公所圍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袁術術曰布不與我
 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耶汜楷曰明上今不救
 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
 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
 兵救也繇纏女身縛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曹公守
 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鄧羲為荊州劉表治中獻帝都許昌表雖遣使貢獻
 然北與袁紹相結羲諫表表不聽

漢晉春秋曰表答羲曰內不失貢職

外不肯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惟乎 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不出
 元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罷而魏太祖已臨兖
 州尚南依表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
 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強也建安初尚逃還
 為術所害

徐瑋為東海相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
 袁紹所劫授瑋以上公之位瑋乃嘆曰龔勝鮑宣獨
 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瑋得其傳國
 璽及還許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罷印綬司徒趙
 溫謂瑋曰君遭大難尤存此邪瑋曰昔蘇武困於匈



奴不隊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
臧洪爲卽丘長靈帝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
爲功曹時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
受恩兄弟竝據大氐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
士效命之秋也今氐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
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超
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
弟爲氐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
才畧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
詣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伉遂皆相善邈計先

有謀約會超至定議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塲將
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
壇歃血而盟曰漢世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
縱害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
岱豫州刺史伉陳留太守邈東氐太守瑁廣陵太守
超等糾合義兵竝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
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淪此盟俾墜其命無克
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
言者無不激揚

魏李乾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

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
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
蜀法正字孝直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便宜退而先
主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
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
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位至尚書令護軍將軍
趙雲爲先主車騎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
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卽
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

吳谷利爲孫權左右給使以謹直爲親近監權征合
淝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撤丈餘無板谷利在馬
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
權旣得免卽拜利都亭侯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
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權
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斬
工卽轉舵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
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
於猛浪之中樓船裝高邂逅顛危柰社稷何是以利
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后不復名之嘗呼
曰谷

陳表父武爲偏將軍從孫權擊合淝戰死孫權復其
客二百家在會稽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
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
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
仇以人爲本空在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
科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穉縣科正戶
羸民以補其處

石偉有節操高行及吳亡晉武帝詔曰吳故光祿大
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踰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
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
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

晉郭琦爲右著作郎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
已爲武帝吏不欲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王允之年在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嘗以自隨出則
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
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臥處
大吐衣面竝汚鳳旣出敦果然視見允之臥吐中以
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
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卽與導俱啟明
帝成帝初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

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

劉敬宣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征虜參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爲名敬宣父牢之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左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北舉牢之爲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曰吾與王恭皆蒙先帝殊恩今居元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從吾不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否今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

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躍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爲諮議參軍又加寧朔將軍後爲輔國將軍謀襲桓玄不克與司馬休之高雅之等奔長安求救於姚興得兵數千人又爲玄所破乃奔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又夢九土而服之旣覺喜曰九者桓也桓旣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崔并要鮮

卑大帥免達謀滅德推休之爲主克日垂瀆時劉軌爲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殺軌而去

韓遙之安帝時爲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遙之遂字顯宗名兒爲翹以示不臣劉氏與司馬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於魏

劉邁仕桓玄後爲竟陵太守及劉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宋張暢爲南譙王長史義宣旣有異圖蔡趨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及解南蠻較尉以授暢加冠軍領丞相長史遣門生苟僧保下都因顏竣陳義宣彘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舍義宣起兵津徑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廻勸義宣殺以徇衆卽遣召暢止於東齊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旣而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撫檄飲酒嘗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

戰敗義宣奔走暢於亂兵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值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舉玄謨意甚不悅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起爲都官尚書

庾炳之爲始興王鎮軍長史於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成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嘗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籓湛伏誅以炳之

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王僧虔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元凶所害親賓咸勸避難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若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袁淑爲太子左衛率元凶劭將爲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贇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受枉明旦便當行大事宰相與戮力淑及贇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左右皆動贇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嘗思效節况憂迫如此輒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也殿下幼

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劬愈怒因曰事當克不淑曰
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爲天地之所不
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急之劬左右引淑等衿褶又
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爲一段又中破分贊淑及左右
使以縛袴淑出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劬將出已
與蕭贊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劬停車風化門
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劬使登車又辭不上劬因命
左右與手刃見殺於風化門外時年四十六
程天福隨孝武鎮彭城後魏大武親率大衆至彭城
遣人云魏主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嘗人誠知非宋

朝之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
之凡人骨肉分張竝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
今令與來使相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
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

巢遂爲綏安令時會稽太守孔頴反義興諸縣唯遂
守節不移不受僞爵

王孚大明末爲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不
同逆

劉彌之青州人明帝卽位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
秀遣彌之及張靈慶崔僧璇三軍應安都彌之等尋

歸順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
何承天東海郊人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及晦進號衛將軍轉爲諮議叅軍時朝廷旣誅徐羨之將討晦晦率兵旣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請罪彥之以其有誠宥之使行蠻府事後爲廷尉卒

邵領宗彭城人竟陵王誕舉兵反孝武遣沈慶之討伐彭城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求爲間諜見許領宗旣出致誠畢復還城

內事世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

并玄慶爲海陵王休茂叅軍休茂殺司馬庾深之等徵兵爲亂玄慶起義兵攻襲休茂生擒之將出中司馬斬首休茂平以玄慶爲射聲較尉
南齊桓康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爲軍容使從世祖在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爲羈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瑒之臯分喜潛三叔向思奴四十餘人相結破羈獄出世祖羈追急康等死戰破之

曹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蕭諶之廢立也道剛死之初廢帝雖與道剛狎而未嘗敢誚帝悅帝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中令騎嘗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竝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旣而遣人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璘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

杜文謙者吳郡錢塘人明帝爲南羆王文謙侍五經文局歷太學博士出爲溧陽令未之職會帝知權蕭諶用事文謙乃謂舍人綦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嘗徐僧亮萬靈會其語皆攘袂隄床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諶則官中之兵皆我用也卽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羆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胸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

不斷復少目錄君稱勅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卽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周奉叔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王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

梁江革爲豫章王長史時魏徐州刺史元濛僧降附革被勅隨府主鎮彭城城旣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爲魏人執之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歌噐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旣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將加以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

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帝討中山王元晷反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瞻出內有聞在朝正身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請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張譏爲士林館學士侯景陷臺城譏崎嶇踈難卒不事景

樂子雲位江陵丞魏克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爲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陳沈文阿仕梁爲五經博士簡文在東宮引爲學士

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岷共保吳興岷敗文阿竄於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嶽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

蕭摩訶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隋總管賀若弼襲京口摩訶衆潰被執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

能仰視

後魏穆崇代人也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嘗往來奉給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謀執道武以應之告崇曰今窟咄已立衆咸歸附富貴不可失願舅圖之崇乃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崇甚見寵待位至太尉徙宜都公卒

張袞爲幽州刺史道武天興初徵還後與崔寔答晉將書失旨黜爲尚書令史及疾篤上疏曰臣旣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應期運天地始開叅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遂何恩寵榮

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叅顧問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損天羅有罪將填溝壑然犬馬戀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挺生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實須經畧介焉易失切在人謀伏願恢崇獻道尅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合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卒

婁提獻文時爲內三郎獻文厭世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明文太后詔賜帛貳百疋

甄珍爲侍郎領御史中尉坐朋黨免官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尤上表陳情

徐遵明華陰人講學於外二十餘人莊帝永安二年元顥入雒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爲亂兵所害

泉元禮雒州都督企之子東魏高敖曹圍逼雒州杜窋爲其鄉道城旣陷敖曹報企而企密誠元禮及其

弟仲遵致力本朝仲遵以被傷不行元禮亦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弟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將軍驃騎大將軍世襲雒州刺史後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雒州刺史遵宿稱幹畧爲鄉里所歸及爲本州頗得時譽

梁韋高遵爲蕭寶寅中兵叅軍深見信任寶寅反令高遵率衆出征高遵僞受其署旣行之後遂與侯德等還來襲城以功封烏氏縣開國伯邑伍百戶

蘇湛爲蕭寶寅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寅大敗東還朝廷以爲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臥疾於家寶寅令姜儉報湛云元嘗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居不能坐受死亾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契濶故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聞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居家卽時屠滅如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有不滅之心信惑行路無識

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居家爲王族滅寶寅復報曰此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故耳湛復曰凡爲大事嘗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較辨有成理不堪恐荆棘必生庭閣願乞骸骨歸鄉里脫得因此病死以下見先人寶寅素重之以其病篤且知不爲已用聽還武功寶寅敗莊帝卽位徵補尙書郎既至莊帝曰前聞卿答曰蕭寶寅甚有美辭爲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雖言語不如伍被

始終不易自謂過之然臣與周遊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莊帝悅拜散騎都尉仍領侍郎

賈景雋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雋不受愉殺之永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謚曰貞
王士良孝莊末爲爾朱仲遠府參軍事與紇豆陵叔藩交戰軍敗爲藩擒遂居河右僞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旣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卽歸附朝廷嘉之

北齊崔仲文東魏興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及中流乍没乍出高祖望見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旣濟勞之曰卿爲親爲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
王紘爲奉朝請蘭京之亂紘冒刃捍禦以其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並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
後周蔡襲高平人名著西州魏孝明正光中万俟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乘妻子歸雒陽拜齊安羈守李遠其先隴西人也魏正光中天下鼎沸勅勒賊胡

琮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國家多難凶黨乘機肆其毒螫主畧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竝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卽異去順就逆雖三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傷唯遠兄弟竝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兄贇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

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跡和光可以免禍內同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表裏相應旣殉國家之急復全私室之危豈若窮迫凶威坐見夷滅贇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嘗侍俄轉別將賜帛千疋并弓矢衣馬等

皇甫績武帝建德初爲宮尹中侍武帝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僚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尹

薛端汾陰人初爲司空高乾雍參軍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文帝令大都督薛宗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循義都督一千兵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循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渡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循義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諭知端無降意遂收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隄村民等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

有大軍便東進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文帝遣南汾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

盧辨范陽涿人也初魏孝武入關事起倉卒辨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辨曰得辭家不辨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辨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當日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辨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

宋人其非...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總錄部九

忠第二

後周薛整文帝時為瓜州義首整以國難未寧嘗願
舉宗効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整善
撫馭躬同豐約是以士衆竝志羈旅盡其力用文帝
嘗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

濟其美者也初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孫避地河右故文帝稱之
隋蘇威字無畏父綽魏度支尚書威五歲喪父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周武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竝辭疾不拜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高祖爲丞相高頴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臥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居田里高頴請追之高祖曰以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陳茂河東猗氏人也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排戰茂固止不

得因捉馬鞅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後至唐終於梁州總管

隋皇甫誕仁壽末爲漢王諒并州司馬煬帝卽位徵諒入朝遂發兵作亂誕諫之爲諒所囚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竝抗節而遇害其子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卽用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狗節義旣屬亂嘗必無苟免尋而凶問果至

敬釗仁壽中爲繁峙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僞將喬鍾葵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朝邑

令

陶謨爲嵐州司馬漢王諒謀作亂州縣莫不響應謨與繁峙令敬釗竝抗節不從

長孫行布晟之少子爲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諒於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

豆盧毓爲漢王諒府主簿煬帝卽位徵諒入朝諒納

諮議王頗之謀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贇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尅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爲然許之贇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辜負家國耶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誕與之

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
端長孫愷車騎安成進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顥等
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
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毓時遣稽胡守城稽
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
人素識諒卽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
慕容暹爲澶水丞漢王諒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裴仁基爲王世克禮部尙書及子左輔大將軍行儼
尙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克復尊立越
王侗事泄皆見害夷其三族

唐武逸武德初爲濟王府戶曹叅軍王鎮并州逸亦
隨去頃之劉武周陷并州逸沒賊密令使者潛詣京
奏賊可圖之計勅慰勉之俄而武周平從太祖入朝
授益州行臺左丞
杜行敏爲齊王祐府兵曹督祐殺長史權萬紀典軍
韋文振舉兵詔兵部尙書李勣刑部尙書劉德威發
兵討之行敏等起兵執祐乃誅其黨
羅石頭齊州人齊王祐反石頭數祐罪援槍而前欲
刺之爲祐左右燕弘亮所殺詔贈亳州長史
高君壯齊州城北高村人齊王祐反燕弘亮引騎擊

高村君壯遙數祐曰主上親平寇難成此大業萬姓
懷荷仰之如天地甲兵不可勝數爾忽驅城中數千
百人構爲亂如一手搖泰山不自量之甚也其如君
父何祐縱擊虜之慙而不能殺詔以君壯爲榆杜令
李厚德弟育德歸國爲陝州刺史厚德時陷王世克
逃歸渡河爲寇所執世克囚之於獲嘉使其作書召
育德育德陽許之故其兄繫獄久不死世克殷州刺
史段大師遣小師趙君穎以兵守之厚德陰結於君
穎及城中人賈慈行謀翻獲嘉以將且待慈行如子
弟與客十餘人大呼於上云李家兵悉登城矣君穎

與獄中以爲馬載厚德擁獄囚及援兵數十人叫譟
而出至衙門外逢僞長史趙景休斬之以徇衆皆懼
伏至廳前從者數百大師踰城而遁遂尅殷州拜厚
德爲刺史

戴胄爲隋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克將篡侗位胄言於
世克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勗以終
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亾在於今
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跡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
代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世克詭辭稱善勞
而遣之世克後逼越王加其九錫胄又抗言切諫世

充不納繇是出爲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武軍
韋陟天寶中爲河東太守右相楊國忠忌其才望恐
踐台衡乃引河東人吳豸之謂曰子能使人告陟乎
吾以子爲御史豸之告陟與御史中丞結託欲謀陷
朝廷又陟甥韋允志證之坐貶桂嶺尉長陟未之任
再貶韶州平樂尉會祿山反陷維陽陟愛弟斌爲賊
所得國忠欲構陟爲賊通應潛令吏卒伺其所居欲
脅之令陟憂死其土豪人勸陟曰昔張燕公竄逐藏
於陳氏以免危亾詔命儻來誰敢申覆未若輕舟千
里且匿溪洞候事清徐出豈不美也陟慨然應之曰

我積信於國朝非一代也况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
之合爾其敢逃刑燕公之謀誠媿厚意不能從也因
謝遣之遂堅臥不動經歲餘潼關失守
韓洪爲駕部員外郎天寶中以不附權門爲楊國忠
所嫉貶循州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聞奏授
華州長史防禦副使傳召至關門指陳安危哥舒翰
戰敗還京刑部尙書張均陷賊爲中書令仍僞署洪
工部郎中侍御史洪與兄弟等謀携家出奔爲賊覺
乃令胡騎出入防援詭報騎將赴東京出城辭墓便
欲竄匿爲逆黨追執與兄前萬年縣尉浩及男平等

一家七人皆見害肅宗靈武卽位素聞洪名拜洪江陵長史山南東道採訪使兼御史中丞方倚以經濟及聞抗節深加悼愍

甄濟字孟成安祿山表薦充范陽掌書記天寶末濟察祿山有異志謀以智免衛縣令齊玘誠信可託乃求使至縣具以誠告令弟澄密求羊血以爲備至夜僞嘔血疾不能支遂昇歸及祿山反使僞節度使蔡希德領行戮者李揆等二人封刀來召察濟詐不起卽就戮之濟以左手書云去不得李揆持刀向前濟引首以待希德歔歎之李揆退以實報祿山後安

慶緒亦使人至縣強昇至東郡安國觀經月餘代宗收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乃送上都肅宗館之於三司令受僞官瞻望以愧其心

李峴爲江陵長史至德元年江陵大都督永王璘擅領舟師下赴江陵以薛琰李臺卿蔡珣劉巨鱗爲謀主因有創據之志肅宗聞之詔令歸於蜀璘不從唯峴辭疾赴行仁

段秀實爲安西判官肅宗卽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使梁宰潛懷異圖秀實謂都將李嗣業曰豈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說豈明公之意耶嗣業

遂見宰請發兵五千令嗣崇統赴朔方以秀實爲副
帥
穆寧性清剛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天寶末佐採訪使
巡按嘗過平原因與太守顏真卿密擒祿山及至是
真卿亦倡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寧間使持書遺真
卿曰夫子爲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
署試大理評事河北採訪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
惟邇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
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佐
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迫

感棄平原夜渡河走肅宗在鳳翔問狀真卿以不用
寧言對肅宗發驛召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真卿以抗
直失旨事遂止

蘇震爲長安縣令甚著聲績天寶末逆賊祿山陷京
師玄宗幸蜀震與京兆尹崔光遠冒賊鋒捨棄家族
自府廨署馳出開遠門殺賊守門者以行時肅宗與
師靈武震涉歷山谷晝夜兼程以達行在肅宗深嘉
之卽日拜御史中丞

裴諝河南雒陽人襄鄧營田判官丁母憂東都復爲
史思明所陷諝藏匿不出思明嘗爲諝父將較懷舊

思又素慕諳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騎數十跡之遂得
諳思明見之甚喜呼爲郎君不名僞授御史中丞主
擊斷之任時思明殘殺宗室諳陰緩之全活者數百
人又嘗密疏賊短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詆罵僅而
免死賊平除太子中允
李承爲河南採訪使郭納判官尹子期圍汴城陷賊
拘承送雒陽承在賊庭密疏姦謀多獲聞達西京尅
復例貶撫州臨川縣尉數月除德清令旬日拜監察
御史

薛之輿少居於海岱之間永泰中淄青節度使李正
已初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之地與田承
嗣令狐彰薛嵩李寶臣梁崇義更相影響碎之輿爲
從事因奉使京師之輿逗遛不歸正已召之再三之
輿報曰大人旣未入朝之輿焉敢歸使因逃匿於山
間十餘年建中後方復仕宦
邵真爲成德軍節度判官真嘗爲李寶臣掌文翰深
所信任寶臣死其子惟岳擅領父衆李正已田悅欲
其同反各通使於惟岳真泣諫曰先公位兼將相受
國厚恩大夫衰經之中遽欲違命同隣道之惡背先
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悅與我密邇絕之恐速禍正已

稍遠絕之易耳但令悅使還報請徐思其宜執正已使於京師因請致討朝廷必嘉大夫之忠而旌節可得若授節於正已卽當臣之爲之柰何惟岳許之令真草奏將發孔目吏胡震頗任事謂惟岳曰此事非細請與諸將吏議之至會議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親好二十餘年一旦背之不可今執其使送京師大善脫未爲朝廷所信正已兵強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敵之不若仍舊勿絕徐觀其變惟岳又從之真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仍遣軍吏薛廣嗣請河東節度使馬燧軍來保薦屯兵東鹿田悅聞其謀

使使謂惟岳曰邵真惑亂軍政必速殺之不然吾且自討其罪矣惟岳遂殺之德宗建中二年贈真戶部尚書與一子五品正員官

張重政泗州刺史伾之子伾在州十餘年貞元二十一年拜金吾詔未至病卒軍吏欲令重政代爲將軍政與其母徐氏拒不從獲免順宗詔曰前昭義軍泗州行營衙前兵馬使大中大夫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張重政門有勲力性推義勇夙聞克家之美嘗稱撫衆之才近者其父初亾群小扇惑誘以奇計俾執軍麾而重政與其母兄號泣固拒遂全懇願奔告元

戎不爲回利成其先志於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軍部又安行義昭著念茲名節感嘆良深宜洽恩榮俾弘激勸禮無避於金革理當繇於權奪戎章憲府式示兼崇可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簡較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仍委淮南節度使與要職事任使

高彥昭不知何許人初事李正己子納叛彥昭以濮州降於河南都統劉玄佐納怒殺其妻子彥昭後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以功授潁州刺史鄭雲達德宗朝朱滔表爲從事授監察御史後滔發

兵助田悅爲逆雲達諭之不從遂棄妻子馳長安繇簡較祠部員外郎授諫議大夫賜以金紫厚被賞賚路泌建中末爲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棄妻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爲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深敬待之裴行立江西道節度李錡之甥也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先吞之意遣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良李奉山田少卿領兵三千分路將收宣池等州三軍夙有順志而未知發及是後確然同心行立亦思向順錡之密謀多決於行立屬以錡之密計傳於二將故得口約

共子良等發兵於外行立應於內是夕子良等屯師於營聲言將行實伺便而動召其衆告之曰諸君知所爲乎僕射反狀已聞於朝四方精兵咸聞進討况嘗湖鎮將相次見殺勢已感矣方遣吾輩遠襲宣城豈能保全徒死耳轉禍爲福見機而作皆事機也於諸君如何衆皆悅從子良復諭之知志可保乃廻戈趨城行立舉火爲應內外鼓譟聲駭四遠行立先率兵直趨牙門錡驚問左右曰城外有何兵馬來曰張中丞錡大怒又問曰門外誰兵馬是何多也左右曰裴侍御錡撫膺曰行立背吾耶乃跣足匿於女樓之

下最親將李約領挽硬三百人趨山亭院將戰爲行立伏兵所截遽引退之須臾約已傳首城下錡舉家皆哭子良宣命城中具陳順逆連聲呼錡請令束身歸朝左右乃執錡裹之以幕縋而出之送於闕下令孤建父彰爲滑亳魏博等州節度旣終建初爲三軍逼奪情禮建守死不從天下士多義之謂彰善終建後至大將軍

李惟簡寶臣第三子也初王武俊旣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關而出奔赴奉天德宗嘉之用爲禁軍將軍



權臯爲監察御史時玄宗在蜀會丁母喪因家洪州時南北隔絕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邁爲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臯白其事臯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繇可致一勅使而遽有此言因淹滯而起邁遽拜謝之

蘇弁爲奉天縣主簿時德宗倉卒遷華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天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聲言於衆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上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

乎衆乃迎扈儲待無闕德宗嘉之就授試大理司直賊平拜監察御史歷三院

高沐進士及第以家族在鄆李師古署爲判官居數年師道擅襲每謀不順沐於同列郭昉李公度等必廣引古今成敗論之前後說師道爲善者凡數千言其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皆爲師道信用乘間相與涕泣於師道前曰文會等血誠憂尚書之家事反爲高沐輩所嫉尚書柰何不惜十二州之地成高沐等百代之名乎復日夜讒構繇是漸見疑忌令沐知萊州事而林英因奏事至京師吏密報師道云高沐

潛有誠欵至朝廷矣師道大怒李文會從而構成之
沐遂遇害於遷所而囚郭昉於萊州其血屬皆徒遠
地及淮西平師道漸懼李公度與其大將李英曇乘
其懼也說師道乃獻三州及入質長子初甚然之中
悔將殺公度賈直言聞之謂師道用事諸奴曰今大
禍將至非高沐寃氣所爲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也乃
止逐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
佑崔清皆以懷順爲賊所惡李文會呼爲高沐之黨
沐之遇害承寵等同被囚放郭昉名亞於沐雖不死
備嘗困辱矣及劉悟平賊遽召李公度執手歔歔旣

除滑州節度首碎昉及公度爲從事

李夷簡爲鄭縣丞遇朱泚僭逼德宗違難於奉天泚
初揚言將迎車駕逆順未辨俄而遣使速出潼關行
至華州郵吏李翼縱之不問夷簡謂翼曰朱泚必有
異謀前發幽隴兵五千救援襄城皆泚之部曲也今
所遣使是必遣往襄城耳上越在外未有防虞若五
千之兵倍道兼行不數日而至助泚爲逆其爲禍也
非細不如徑追其使若果挾徵兵之符便宜戮之翼
馳往潼關及之鞠驗果有泚符實追襄城之兵也翼
言於關將元光光立斬泚使收其符遣使間道獻於

行在遂以元光爲華州刺史元光不舉翼之功時罕
知者
符璘田悅之將也德宗建中三年悅反與淄青李納
會於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人隨之至是納
爲河南諸軍所迫自濮陽奔歸濮州徵兵於悅悅使
璘以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旣歸璘遂悉其衆降於馬
燧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儀陽郡王實封
三百戶璘父令奇初爲悅部將至是因璘之出遂令
三子同降於燧悅怒執令奇令奇大呼慢罵之悅族
其家贈令奇戶部尚書

李景畧幽州人大曆末寓居河中李懷光爲朔方節
度使招在幕府奏授大理司直遷監察御史及懷光
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景畧說懷光請復宮闕迎大駕
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大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
不義軍士相領甚義之因退居私家

王士則鎮州承宗之叔父也元和四年士則以承宗
拒命率從事劉栖楚及騎士馳京師召見勞問之
李全畧本姓王名日簡爲鎮州小將節度使王承宗
沒軍情不安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

田布鎮畧節度使中書令弘正第三子也始弘正爲

田秀安裨將鎮臨清縣布時尚幼嘗密說其父以其所鎮之衆歸朝弘正雖不能行甚奇重之

傅良弼爲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李寰爲博野鎮初王廷湊叛良弼懷所鎮介居燕趙而二啗之以利脅之以威屢趣其降各以一旅之衆堅壁不戰賊不能取詔赦廷湊以良弼爲沂州刺史

楊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畧時吳少誠專秦州朝廷姑息之元卿白衣謁見署以劇縣旋辟爲從事奏授試大理評事後事少陽轉監察裏行因上奏宰相吉甫深嘉慰納自是一歲或再隨奏至京師元卿每與少

陽言論以大義遂爲凶黨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保特免之卿潛奉朝廷內託少陽之事及少陽死其子元濟繼立元卿說曰先尚書性恹諸將皆饑寒今須布惠以自固府中有無元卿熟知之曷若散聘諸道卑辭厚禮以丈人行呼群帥庶幾一助而諸將大獲矣元卿領將留後表上聞朝廷安得不從哉元濟許之元卿卽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潛請詔諸道拘留使者元濟覺元卿妻陳氏并四男與蘇肇同日爲元濟所殺詔授元卿岳王府司馬改太子僕射遷蔡州刺史未行改光祿大夫每延英宰相必召入計事

及蔡州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
梁韋震唐末為宣武節度副使乾寧二年七月內昭
宗狩於石門震奉表自號畧山中間道奔問進獻行
在昭宗大悅復命授簡較司徒震本名肇至是賜名
震太祖特為製字其優遇如此
後唐史敬容太原人事太祖為帳中綱紀甚親任之
莊宗之初嗣晉王位李克寧陰構異圖將害莊宗事
發有日矣克寧密引敬容以邪謀諭之既而敬容白
貞簡太后太后惶駭召張承業李存璋等圖之克寧
等伏誅以功累歷郡守

劉彥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帝累從征役先是
絳州刺史王瓊叛武皇言於彥琮意欲致之無幾從
畋於汾晉之郊彥琮奔絳瓊以為附已待之甚厚因
命為親騎會瓊出獵於驅馳之際彥琮刃瓊之首來
獻武皇甚奇之

漢梁暉滄陽人少為盜會契丹犯闕暉收集徒黨先
入磁州無所侵犯遣使送款於高祖暉偵知相州頗
積餉且無守備遂以三月二十一日夜與其徒踰垣
而入殺契丹十人奪器用數萬計遂據其城虜王先
遣偽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虜王至



城下是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

冊府元龜

城下是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 冊府元龜... 忠第二... 卷之七百五十九...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十... 忠義... 夫忠者臣下之高行義者制事以合宥謂其益也猶... 死而無二語其大也滅親而不顧然貞一之道存乎... 誠節而逆順之理著於艱危自正道寢微禍階萌立... 絕律隳弛而莫制英賢馳騫而不足諫或見拒黜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十

忠義

夫忠者臣下之高行義者制事以合宥謂其益也猶... 死而無二語其大也滅親而不顧然貞一之道存乎... 誠節而逆順之理著於艱危自正道寢微禍階萌立... 絕律隳弛而莫制英賢馳騫而不足諫或見拒黜之

無怨難之將作奮不顧命乃至因利陳說唱合義舉
借勢鼓怨用圖興復挺身而誓除逆節誓心而耻仕
偽政感至流涕憤以碎首精貫白日誓不同天雖或
時移運謝齋志弗克其英風餘烈良足尚焉

富辰周襄王之大夫也襄王十七年王以翟師伐鄭
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王弗聽十
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攻富辰曰吾驟諫王王弗從
以及此難若我不出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
其所屬以死難

漢張克為期門郎時王莽居攝克等六人謀共劫莽

立楚王發覺誅死

後漢鮑永字君長宣之子也永初為郡功曹王莽以
鮑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
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嘗置中府永因數為
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
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日送喪歸扶風
路平遂收永弟并太守趙興到聞乃嘆曰我受漢茅
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
復署永功曹

郭丹為更始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更始敗諸將悉

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
經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
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趙熹爲更始郎中累遷五威偏將軍更始敗熹遇更
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
縑綿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王遵字子春父爲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辨雖與
隗囂舉兵而嘗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謂來歙曰吾
所以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
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

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

閔貢爲河南中部掾時袁詔袁術誅宦官中嘗侍段
珪劫天子出貢北到河上天子饑渴貢烹宰進之勵
聲責張讓等曰君以閹宦之隸刀鋸之殘越從洿泥
扶持日月賣弄國恩階賤爲貴劫迫帝王蕩覆王室
假息漏刻遊魂河津自云新以來姦臣賊子未有如
君者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
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
臧洪廣陵人中平末弃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
時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

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趙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趙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火趙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畧智數不比於趙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旣先有謀約會趙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塲將盟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

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伸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竝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盟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魏田疇幽州人也漢末劉虞爲本州牧時董卓遷獻帝於長安虞嘆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之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

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
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
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
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少年之勇
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旣取道疇
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
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
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并辟皆
不就初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王幼
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

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

楊阜天水冀人涼州刺史韋康辟爲別駕馬超率諸
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
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
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中士大夫及宗族
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日月營
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
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
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
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棄垂成之功

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趙趙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趙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趙背父叛君雪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趙強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救敘從阜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

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趙約使從弟謨至冀州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趙聞阜等兵起自出而衢寬解岳閉冀城門討趙妻子趙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趙怒殺之阜與趙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趙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金禕字德禕曹公爲魏王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觀漢祚將移謂可復興乃喟然發憤遂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

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禕之風又與魏王丞相長史王必善因以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強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然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一日必乃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人乎扶必

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劊死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主意竟爲群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者乃實賊也皆殺之

張恭燉煌人爲郡功曹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

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
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要離覆家經國之
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倚之耳願
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卽遣從弟華
攻酒泉沙頭乾齊兩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
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
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
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蘓則降就竟
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
拜西城戍已較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

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
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尹大目少爲曹氏家奴高貴鄉公時爲殿中人嘗侍
在帝側母丘尉文欽之舉兵也大將軍司馬景王將
俱行景王目有瘤疾使醫割之文欽子騫勇冠三軍
騫之來攻王驚而目出大目知大將軍一日已突出
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
里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
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披鎧胄追文欽遙相
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苦苦不可復

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蜀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仕近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遥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

太守改易旣與府丞署郡王伉帥屬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事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殞於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隕於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水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

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
 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觀未萌受
 遺託孤翊養季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卒
 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
 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况臣於非主
 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
 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畧陳所懷惟將軍察
 焉凱威恩內著為都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
 南征討閩旣發在道而凱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
 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

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
 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
 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
 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為晉南夷較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晉寧州諸呂不肯附
舉郡固守姜維為大將軍後主降鄧艾維見鍾會會謂維
 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
 奇之會旣構鄧艾艾檻車徵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
 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
 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
 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

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跡全功保身登蛾眉之巔而從赤松子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維教會誅非來諸將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暫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言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

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

都正爲祕書令後主東遷維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捨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

譙周字允南後主時爲中散大夫及晉文王爲魏相國下書辟周至漢中因病不進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病詣維泰始三年至以病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

忠義
吳桓應爲丞相孫峻司馬時太子和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應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事覺見殺
晉裴楷子憲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并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尙書懷帝永嘉末王浚爲後趙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天憲拯茲黎民故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恩榮遇隆重王浚凶惡醜正尙晉之遺籓雖欣聖化義阻誠心且

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間未聞商容在倒戈之列也明公旣不欲以道厲物必欲刑忍爲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毛孟爲寧州治中惠帝末西南夷叛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下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旣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摧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吳興太守王遜爲南夷較尉寧州刺史
高韜有志節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

密與太傅參軍姜願京兆杜溉等謀討越事世伏誅
庾珉字子珺少歷散騎嘗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
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
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
有告珉及王雋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
竝遇害

辛賓愍帝時爲尙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前趙劉聰
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
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樂道融爲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

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
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
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
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
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賊死爲愚
鬼永成宗黨之耻耶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
衆聞之必不戰自敗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
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
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
軍稽遲至猪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卯時爲敦參

軍使印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王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日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周崎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於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乂謂卓在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旣到城下大呼曰王敦

軍敗於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卽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悉努力堅守賊今敗矣乂於是數而殺之易雄爲春陵令王敦作亂刺史譙王承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移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餘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旣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乂李嘗攻之雄勉勵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乂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作忠

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驚雄笑曰昨夜憂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焉周該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繇名教叔父綬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綬謂該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承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尅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在今日汝其成吾之

志申欵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丞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爲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綬繇是獲免王敦之難

王偃呂蕤並生江夏舊姓偃爲江安令蕤爲秀才時張昌叛亂旬日之間衆三萬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唯偃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偃蕤密將宗室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嘗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偃等不豫妖逆

賀循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畧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倡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杭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卽遣謝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

周玘爲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沈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昌等寢盛殺平南將軍牟伊鎮南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夏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羗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帥趙龔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非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劉遐廣平人值天下大亂遐與鳩王壁於河濟之間

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毅義誠可嘉以遐爲下邳內史將軍如故邳續爲荀晞叅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綬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爲都護續綬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旣破浚遣乂還招續續子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爲督護旣而段疋碑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碑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

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碑匹碑遣弟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鱗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散騎入勒井邊畧嘗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碑旣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井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鴛率匹碑衆就食平原爲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

又拔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騫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疑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懷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存竺及子得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旣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綴集荒餘憂國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於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恩緝爲營主續之忠

義著於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卽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讐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騫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賊所殺竟亦遇害

孔坦爲領軍司馬初除未赴召王敦反坦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陶回丹陽人爲王導司馬蘇峻之役王師敗續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

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導以
回有器幹權補北軍中侯

辛恭靖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
後秦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
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
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
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於江東安
帝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丁穆字彥遠孝武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
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長安稱

病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
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得至
京師詣闕上之孝武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
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
柩始反言增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
依周馥故事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庾亮新野人桓玄僭楚王相國加九錫之命亮聞之
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走之亮有衆七千於城南
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參軍庾綝安西參軍楊道護
江安令鄧襄子謀爲內應廕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

